

再踏朝聖古道：結伴由坎特伯里到羅馬

2016年9月30日 - 2016年10月7日

結伴同行：共同服務世界、見證福音

聖公宗—羅馬天主教會合一與使命國際委員會(IARCCUM)向聖公宗及羅馬天主教眾主教及信眾發出的呼籲

我們是基督羊群的牧者，來自全球十九個地區，代表我們的教會—聖公宗及羅馬天主教會—來到這裡，結伴踏上這條邁向共同使命和生活的朝聖路。我們欣喜在過去合一路上所獲得的豐碩成果，包括雙方(聖公宗與羅馬天主教國際委員會)在神學對話上的成就和顯著的共識，讓我們在基督內，透過聖靈／聖神的力量，分享深切的共融。目前，這真實而尚未圓滿的共融催迫我們在共同服侍世界和見證福音的朝聖路上表達出來。

靠著信心，聖公宗與羅馬天主教信徒與主同行，祂在這條朝聖路上給我們指引和力量。經過了五十年的對話，我們的教會在共同信仰的穩固基礎上，即在主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以及聖靈／聖神臨在並透過教會，表達在聖經及大公信經的使命，懷著希望探討了很多問題。我們承認藉著洗禮領受信仰，彼此是基督內的弟兄姊妹；我們在聖體信理、教會牧職及救恩的問題上，達成重要的協議；在教會的權威、教會是共融、道德原則、馬利亞、聖徒／聖人，及主教職務(包括主教作為合一的標記和與推動者的角色) 都達致重要的共識；我們分享禮儀、靈修、獻身及修道院生活的共同傳統。在一起研習和禱告時，我們意識到要在社會訓導與牧養工作相互的補足之下，才能活出慈悲和愛的福音。我們明白到這些對話的成果必須廣泛地傳播並融入教會的生活。我們很高興看見《對教會全面和解的展望》(第二次聖公會羅馬天主教國際委員會作品集第二卷)一書的出版、聖公宗—羅馬天主教會合一與使命國際委員會網站的出現、以及在合一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許多努力。我們的承諾就是尋找更多渠道讓我們之間的共識能更進一步融入的我們教會的生活。

當我們在羅馬的時候，教宗方濟各和坎特伯里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簽署了一份共同宣言，當中提及一些長久以來及新近的分歧，包括在聖公會某些省份出現按立女性及性取向的問題，這些都對教會全面的合一構成重大障礙。然而，教宗方濟各與賈斯汀大主教都肯定和強調這些分歧「不能阻止我們彼此互認是基督內的弟兄姊妹」，也不能令我們減少為教會合一所作出的努力。他們激勵我們以主教的身份，繼續在這條朝聖路上並肩同行。

圓滿可見的合一基督的旨意。當我們發現基督帶領我們走近此目標的同時，我們是被帶到十架的跟前，在那裡我們與基督站在一起，祂背負著人性敗壞／墮落所產生／帶來的痛苦。這也是我們在共融中所深切體會的，有人稱之為貧窮、受迫害，或血流的共融。在這幾天共聚的日子裡，我們彼此分享了不少各自地區的見證和困境中的掙扎。這些掙扎包括環境被破壞、集體遷徙、因戰亂和遭受迫害而導致難民湧現、居民流離失所，衝突後的創傷；社會的措施從人生命的開始，直至生命的結束，不斷在剝奪生命的尊嚴；此外，還有販賣人口和現代奴隸制度。當我們一起承受世人因面對這動蕩世代帶來的挑戰和困境時，這個「共同十架」將我們團結在一起。

我們共同肩負的十架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層面，就是與窮人為伍，並且一起向外展示基督是臨在於那些處於世界邊緣的人中間。我們一直為南蘇丹、巴基斯坦及其他仍處於衝突狀態的地區熱切禱告。在中東—這個基督道成肉身的地方—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和見證受到威脅。自 2001 年成立以來，世界所出現的變化，促使聖公宗—羅馬天主教會合一與使命國際委員會呼籲為中東建立持久的和平和公義而作出更大的承擔。現時中東充滿恐懼和破壞，十字架為數以百萬人來說是一個具體的現實。

我們這群主教站在十字架下，一起反思這「充滿羞辱的普世合一進程」。我們哀嘆過去的失誤和承擔教會群體的分裂。我們未能好好保護那些弱勢社群：受性侵害的兒童、受暴力虐待的婦女和被剝削的原住民。同樣在共同的羞愧中，我們承認我們軟弱無力的見證，未能按上主的呼召在群體／團體中走向生命，反而導致個別人士和家庭處於孤立無援、甚至助長世俗化的思潮，把上主驅逐於社會之外。我們作為主教，心感上主呼召去帶領教會，在懊悔中為受虐者尋求公義。

我們以基督內上主無盡的慈悲作為共同宣言及使命的核心，我們不僅被呼召去承擔他人的創傷，更要承認作為教會，在過去的數個世紀裡，我們也曾為彼此帶來了創傷。坎特伯里大主教提醒我們，藉著聖靈／聖神的作工，「我們攜手一起去治癒這個世界的創傷時，我們成為彼此的治療者。」我們當中的一位弟兄也提醒我們，要成為被釘在十架上的上主的門徒，其使命的代價極高：「我們都被呼召與祂一同受死，也與祂一同復活。」

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我們的事工／職務是靠著福音的光照，以非暴力之愛的力量，克勝罪惡、戰勝死亡、驅散世間的陰霾。」(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我們喜樂地攜手接受這事工／職務；這正是基督的神聖大公教會普世使命的核心。

我們的朝聖路使逾越奧蹟成為真實的經驗。活在十架的倒影下，我們經驗聖週六

的寂靜，也慶祝復活的喜悅。當世界各地的聖公宗和羅馬天主教信徒，都按著當地的處境在分享、團契和禱告中同樣慶祝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彼此教會群／團體真實但尚未圓滿的共融中。事實上，我們所追求的合一，在很明顯的程度上。我們已經體驗到。

在這幾天，我們極為欣喜聽到彼此間深厚友誼的見證，也聽見了不少共同見證和實踐使命的經驗，反映出普世／大公教會合一的指引如何在創意和忠誠中，有效地應用在上主的國度的工作上。

正如以馬忤斯/厄瑪烏路上的門徒一樣，當我們懷著謙卑和誠懇的心，一起走在這條朝聖路上，便會瞥見真理，即復活的主與我們同行；而聖靈/聖神亦會引領我們走向祂深切的意願，就是彼此復和。我們在十架下同行，邁向充滿喜樂和希望的關係性合一。這鼓勵我們要牢記：在一些最終必定成功的事上受挫，比起最終必會失敗的事上成功更為重要。我們這條朝聖之路的過去、現在、甚至將來都一直在上主——這位歷史和時間的主人手中。

在這漫長的復和路上，過去五十年一些象徵性的行動，多次比起我們的聯合聲明更具說服力。五十年前當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脫下他自己的主教權戒，並將它送贈予當時的坎特伯里大主教米高藍賽 (Michael Ramsey,)，這代表了聖公宗與羅馬天主教關係的新開始，並共同信守着合一的應許，就是基督給祂門徒臨別的訓令。

在我們的聚會中，教宗方濟各給賈斯汀大主教贈送了一根大聖額我略的牧杖/權杖的仿製品作禮物，是要提醒我們：主教宣講的核心是上主的愛，這愛彰顯在被釘和復活的基督身上，祂是我們眾人的好牧人。賈斯汀大主教則把自己胸前的十字架送給教宗，那是高雲地利城座堂的「釘子十字架」，那不但是戰爭和暴力罪行的象徵，更是各各他／加爾瓦略山上的救贖工程所成就的新生命之象徵。

回程前，我們都獲贈一個「蘭佩杜沙」(Lampedusa) 十字架作禮物，這個十字架是用曾經運載過難民逃離家園的船隻殘骸所造。很多難民曾因此葬身於地中海，而這個十字架呼喚我們要一起站出來抗衡全球化的冷漠。當晚我們在羅馬的聖大額我略堂舉行晚禱崇拜，這聖堂正是公元六世紀末，大額我略教宗派遣坎特伯里的奧古斯丁到英國去宣教；現在教宗方濟各和賈斯汀大主教差遣我們，二人一組的踏上這條朝聖之路，回到我們的國家及地區，靠著福音的大能作醫治與復和的工匠，並且鼓勵信徒們一起禱告、共同承擔使命和一起作見證。

朝聖之旅的最後一個早上，我們聚集在「城外的聖保祿大殿」，這裡曾是米高藍賽大主教和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六六年簽署共同宣言的地方，我們就在這裡一同

展開聖公宗與羅馬天主教關係的新階段。就像耶穌差遣他的門徒兩個兩個地出去，我們的主教也兩個兩個地一同走出那道標誌著慈悲禧年的神聖大門。我們因被差遣而繼續走這條邁向合一和使命的朝聖之路，去展開落實的計劃，把我們在大會中共同的願景在主教、牧者和信眾中傳揚開去。我們蒙主召喚，一起攜手，將上主的慈悲與和平伸展到極其需要的世界裡去。

羅馬

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

聖公宗-羅馬天主教合一與使命國際委員會

再踏朝聖古道：結伴由坎特伯里到羅馬

二零一六年九月卅日至十月七日